

幻想三国志

台湾顶尖网络作家**蓝狐**精心打造
奇幻武侠小说巅峰之作
同名人气游戏风靡亚洲

蓝狐 / 著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幻想三国志

台湾天王级网络作家**蓝狐**精心打造
奇幻武侠小说巅峰奉献
同名人气游戏风靡亚洲

蓝狐 / 著



中信出版社
CITIC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幻想三国志 / 蓝狐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1

ISBN 7-5086-0543-8

I. 幻… II. ①蓝…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45730号

《幻想三国志》著作权持有人: 宇峻奥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著作简体中文版通过北京中视网元娱乐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中信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ALL RIGHTS RESERVED

幻想三国志

HUANXIANG SANGUO ZHI

著 者: 蓝 狐

责任编辑: 朱洪海 何 鹏

出 版 者: 中信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东外大街亮马河南路14号塔园外交办公大楼 邮编 100600)

经 销 者: 中信联合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承 印 者: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16 **印张:** 17.75 **彩页:** 4 **字 数:** 340千字

版 次: 2006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05-6632

书 号: ISBN 7-5086-0543-8/G · 141

定 价: 24.00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服务热线: 010-85322521

<http://www.publish.citic.com>

010-85322522

E-mail: sales@citicpub.com

author@citicpub.com

台湾真正天王级作家蓝狐，已出版小说《爱上麦当劳》、《剪爱》，其作品在网络上多年广为流传，拥有庞大稳定的读者群。《幻想三国志》系蓝狐历时一年倾心打造，小说融合中国传统武侠风味，兼具网络小说描写手法，文字细腻，情感真挚，为奇幻武侠扛鼎之作。





姬轩与姬霜本是隐居山林的一对姊弟，因为仇家追杀，被迫浪迹江湖，并结识了众多武林豪杰，包括关羽、张飞、赵云、许褚、甘宁等大家熟悉的三国人物；经历了三顾茅庐、火烧新野、赤壁之战等三国时期的著名事件。当然，姬轩也遇到了几位不同性格的红粉知己。他们在洛阳城中勇斗“魔人”吕布，在天若宫戳穿司马懿阴谋，凭借着“四大神器”纵横时空……而姬霜也在这一系列奇遇中逐渐发现了隐藏在自己身上的一个惊人的秘密。

幻想 三国志

宇峻奥汀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NEC
中视网元

责任编辑：朱洪海 何 鹏

装帧设计：奇文云海   
qwycn@yahoo.com.cn

版式设计：刘 军

经 销：中信联合发行有限公司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目录

幻想三国志

第一部 姬轩篇

- 第一回 初出茅庐 2
- 第二回 襄阳结义 18
- 第三回 千年巨蛛 38
- 第四回 三访卧龙 63



幻想三国志

第二部 姬霜篇

- 第五回 洛阳古墓 82



幻想三国志

第三部 三国篇

- 第六回 神仙湖畔 100
- 第七回 战神吕布 115
- 第八回 乱世奇匠 138
- 第九回 天外仙山 153
- 第十回 屠魔大会 170



幻想三国志

第四部 远古篇

- 楔子 184
- 第十一回 远古霸王 186
- 第十二回 神剑夙后 203
- 第十三回 比武夺亲 222
- 第十四回 征战天下 238
- 第十五回 鹿台之觥 257

幻想三国志

第一部

姬轩篇

- | | | |
|-----|------|----|
| 第一回 | 初出茅庐 | 2 |
| 第二回 | 襄阳结义 | 18 |
| 第三回 | 千年巨蛛 | 38 |
| 第四回 | 三访卧龙 | 63 |





第一回 初出茅庐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阳光和煦，树林里吹着凉爽的微风。

“有道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汉朝气数已尽，现今天下正当分裂动乱之时，民不聊生，战火蔓延，魔气渐盛，世道危凉……吾虽不才，愿尽生平所学，盼能救民于水火之中……”

“唉……”读到先生所写的这段手札，我忍不住要叹气。虽然不曾亲眼见到外界战乱如何，却也听爹娘和先生说过不少。

“天子献帝羸弱，群雄并起，世局之诡谲多变，实所难料。徐庶虽自负胸有千百策，腹中万卷书，无奈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问苍天，何时得伸难言之壮志，能与众豪杰谋大事，成大功。尔后举杯狂饮，笑尽天下英雄？”

徐庶即是先生的本名，由字里行间看来，先生实是个有志于天下之人，却不知为何隐居在此。半年前发现这卷手札后，我便一直疑惑着……

“如果能向先生问个明白就好了。”我喃喃自语着，然而自己也知问不得，这手札是在先生禁止我看的书简堆里头无意间发现的，若非这几日他因着徐老夫人的缘故被曹操请去许都做客，我也不敢拿到树林里来读。

我虽嗜读兵书，但自小隐居在这荒山野岭之中，总也有些学非所用的遗憾，先生这卷手札记载了一些近年来的天下大事，多少能让我心驰神往，做做那带兵杀敌的梦。

发了会儿呆，这才长长吐了口气，把手札收进袖中，取出已苦读月余的《孙子兵法》来。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嗯……意思是说，带兵者应该要了解自己本身的实力状况，也要能知道敌人的虚实，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且克敌制胜吧。但是，知己容

易，要探清敌人，却又谈何容易？

我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假如两军即将开战，我有哪些方法可以打探敌军的情报？

想着想着，不知过了多久，正在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突然听见姊姊的声音。

“轩弟！你在哪里？”

啊！这下惨了，得快些假装正在练剑才行……咦？我的剑呢？

“轩弟！轩弟！你为何不回答我？”

姊姊显然离此处甚远，声音是运上了内力远远传来，这下乖乖不得了，要是给她知道我又偷懒没在练功，只怕她又耍着我的耳朵说教半天。

我连忙翻身从树枝上跃下，刚要奔回家，便听得一阵极好听的铃铛声迅速接近，那是姊姊佩挂在胸前的两个古铜色小铃所发出。

她来得快极，没多久，左首的树干旁人影一闪，姊姊到了。她显然因奔得过急而呼呼喘气，我只得假装若无其事，掏出手帕递给她擦汗：“姊姊，你做什么跑这么快？”

“还说呢，”姊姊连珠炮般地开口了：“你在这里干什么？小屋里找不着你，就知道你又溜到这里来了。今日的功课做了没有？咦？你的剑呢？”

“我……”惊觉到自己手上正拿着书，忙将它藏到背后，“我……我的剑放在屋子里没带出来……”

她瞪我一眼，道：“放着剑术不练，又在读你的什么兵书了吗？啧啧！拿来我看看。”

不得已，我只得交出手中的书，姊姊只瞄了一眼，哼道：“《孙子兵法》？又是什么无名小辈写的书了？敌人都在等着你了，还在读迂腐的兵书！待会儿有你的苦头吃。”

敌人？这个可真是奇怪也，在这鸟不生蛋的深山里，要找个路人都是千难万难，却又哪来的敌人？正想发问，左手突然一紧，被姊姊温软的手一把拉住：“走！是到了试试你的武艺有没有长进的时候了。”语毕，她施展轻功便拉着我开始急奔。

说起轻功，那可不是我在吹牛，姊姊在这方面真是天才，连先生都夸她轻功极佳。但这下可就苦了平庸的我了，被拉着在树林里转过几个弯，便觉气息紊乱，越来越难受，待要张口大喊，又喊不出来。

幸好没多久就停在一片山壁之前，好不容易调匀了呼吸，抬起头，不禁又吓了一跳。

山壁旁的大树干上赫然用绳索捆着一只大老虎，正张牙舞爪地想挣脱绳子的束缚，无奈绳子极是牢固，紧紧缠住了它的脖子。还没搞懂是怎么回事，姊姊道：“轩弟，去杀了这只老虎吧！”

“咦？”我奇道：“好端端地为什么要杀它？它又为何会被人给绑在这里？”

“废话！”姊姊不耐烦了，“自然是我抓来绑在这里给你试试武艺的，你从小跟我一起学武，不会连只老虎都打不过吧？还是你见了老虎心中害怕？”

正要答话，她突然拔出匕首向前一纵，就落在老虎身旁，只见那老虎





略一迟疑，巨大的爪子便抓将下来，我忙道：“姊姊小心！”

姊姊略一转身，避过了虎爪，同时手中匕首轻轻一划，便划断了绑着老虎的绳子。不待老虎继续攻击，她又快速地跳了回来，身手灵巧之极。

“好棒的轻功！”姊姊果然好功夫。

她瞪我一眼，道：“还喝什么彩？先想想怎么对付这只老虎是正经吧。”

语毕，她突然向后一纵，跳到了一棵大树上。我正愕然间，那已没了束缚的老虎大吼一声，凌空一跃扑了过来。

我不及细想，连忙一回身避过，滑步闪到了老虎背后。

我一边闪躲，脑中念头电闪，立时便想起先生说过的话：凡四足动物，虽然奔跑迅速，但转身定然不便。定神看那老虎，果然它两只后足不动，举起前足猛力一旋，身体才好不容易转了过来面向我。

呵，这可好玩，我看你如何扑得着我？右足轻轻一撑，我立刻又闪到了它背后。

如此几次，树上姊姊忍不住笑道：“轩儿，干嘛跟老虎玩起捉迷藏来了？你这般打法，是打算活活把老虎累死吗？”

啧！我自然没蠢到以为这样可以累死老虎，但一来手中无剑，面对老虎硕大的躯体实在不知如何进攻；二来就算手中有剑，也不忍刺死它。

姊姊又喊道：“轩儿别怕，打它！有姊姊在这儿给你助阵呢！”

说风凉话倒容易，我忍不住心里嘀咕。再避过几下，脑海中灵光一闪，突然计上心来。

“姊姊你看着，”百忙中我回头朝树上的姊姊笑了笑，“我这就制服它，瞧我的吧。”语毕，不等老虎转过身，便纵身一跳，跨坐在老虎身上。

那虎怒极，开始拼命晃动身体，大概是想把我震下背来。

嘿，哪有那么容易？我双脚用力紧紧夹住它的肚子，一伸左手，便抓住了它的后颈。它吼了几声，突然伏低身子，竟是打算翻身甩掉我。

这一来若是和它在地上扭成一团可就危险之极，我不及细想，深吸一口气运起内力，双掌往老虎脖子两侧击出，重重打在颈侧，它呜呜叫了几声，接着身子一软，动也不动地趴在地上了。

呼……真是好险！这老虎倒真皮糙肉厚，我的掌缘还在微微发痛。

姊姊由树枝上跳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赞道：“好轩弟！武功总算是有些儿进步了。”

我笑道：“先生曾说过，后颈部两侧是血液输送的要脉，若是施以重击，敌人便会立刻昏晕，没想到对老虎也有用。”

姊姊拔出匕首递过来：“总之干得好，这便宰了这只老虎吧。”

宰它？想吃虎肉不成？

“它都已经昏过去了，又何必杀它？”我道。

姊姊噗嗤一笑：“又来了，好好一个男孩子这样婆婆妈妈的，我真是不知该拿你怎么办才好。”

“先生也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这老虎又没犯着咱们，实在不用杀它。”

“好好好，你说不杀就不杀，”姊姊笑道，“我越看你，就觉你那份书呆



子气跟先生越来越像。”

“还差得远了，”我道，“先生读过的书之多，那才叫厉害。你不见他给咱们住的小屋取的名字，也是好听得紧。”

“‘古松居’？这有什么好听的？”姊姊道，“只不过照着谷口生的那棵大松树来取名罢了，要我来取的话啊，我宁可叫它‘打虎居’或者‘拔毛屋’……”

“打虎居”自然是今日她看我打老虎所得来的灵感，而说起“拔毛屋”这个名字，其实也是有典故的。前几天姊姊在溪边睡午觉，一群泼猴不巧在那儿玩水，吵得姊姊睡不着。她一气之下，将那些猴儿全抓了起来绑在树上，用剑将它们身上的毛刮得一干二净，到晚上才放了它们，吓得它们连夜不知逃到哪儿去了。

我们就这样走走谈谈，慢慢踱回家。姊姊说起话来天马行空，常有突发奇想的惊人之语，故此，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天她不知怎么搞的，又想了一个奇怪之极的问题：“轩弟，假如我们不是亲姊弟的话，你会如何？”

“呃……”又一个难答的问题，“我们明明是亲姊弟啊。”

“我是说假如，”姊姊不放过我：“快回答。”

“这……”想了一会儿，我笑道，“如果我们不是亲姊弟，我还是要一辈子跟你住在一起。”

“不是亲姊弟还住在一起？那成何体统？”

“我们可以做夫妻啊，就像爹和娘那样，不也是住在一起？”

“啐！”她瞪了我一眼，脸色微微泛红，“小孩儿懂得什么，乱说话！做夫妻岂是随便说说就行的？你可知……”

我笑了笑打断她：“是是，反正你终究是我的好姊姊，咱们又何必辩这些。”

姊姊还待再说，突然……

“啊！！！”一声尖叫划破了原本宁静的山谷，声音在谷间回荡，惊起了不远处树丛中一群鸟雀。

这……这是香语姊姊的声音！

叫声由古松居的方向传来，我和姊姊对看了一眼，立刻都展开了轻功急奔。

待得奔近，听见兵刃相交的声音，心中更觉不妙，兼且不解，这山谷如此隐密，如何会有外人到来？

一会儿便来到古松居旁，远远见到空地上有三条人影纵横来去，山谷里果真来了外敌！


只见香语姊姊正左手持剑，勉力抵挡身旁两人的夹击，姊姊动作快极，几个箭步便冲进打斗的圈子里，抽出背上长剑，挡住了敌方两人。

对方是一男一女，眼见有人到来，倒也暂时罢手，那男的当即喝道：“哪里来的小鬼？莫要阻挡大爷们办事，快闪一边去！”

我奔到香语姊姊身旁，见她右手显已中剑受伤，难怪用左手使剑。

香语姊姊一咬牙，伸手在我背上一推：“霜儿、轩儿，你们快逃走，这两人不是你们对付得了的。”





逃走？那怎么行？我急道：“他们究竟是谁？为何要伤你？”姊姊这时将匕首塞给了我，“轩儿，小心应战！”

敌方那男的又道：“你们两个小孩儿再不走开，休怪大爷下手不客气了！”

香语姊姊往前一站，正要说话，突然双脚一软，跌坐在地上昏了过去，看来是因为身上受伤加上奋战多时，已经支持不住了。

我拾起她掉在地上的长剑，只觉一股怒气涌将上来：“你们这般打法，岂不是要置我香语姊姊于死地吗？”

那男的哈哈大笑：“没错！小鬼，我劝你快闪一边去吧。”还未及答话，那女的上前一步道：“乌鲁师兄，还跟他们啰唆什么？一股脑的都杀了便是。”

姊姊一直不说话，此时突然大喝一声，手中长剑直直刺了出去，剑尖直指那叫乌鲁的人喉头。对方大吃一惊，向后急退，堪堪避过了这一剑，但一屁股跌坐在地，狼狈已极。

姊姊正要挥剑斩落，却听“铿”的一声，那女的挺剑挡住，当即和姊姊斗在一起。那乌鲁坐在地上愣了一会儿，怒道：“好个泼辣的小妮子，老子非宰了你不可！”说着一跃而起，就要上前夹攻。

我连忙长剑疾指，挡开他的剑，他看来怒气更盛了，道：“好，就先收拾你这小子。”

突然间，我眼前一花，他手中之剑似乎化成了数十把一齐攻来。

大惊之下，两脚不知从何处骤然生出一股气力，奋力向右一跃滚出，才堪堪避开了这狂风骤雨般的攻势。只觉心中突地一跳，这剑竟如此快法！难怪香语姊姊这般好的武功，也会被他所伤。

还来不及喘口气，对方攻势又到，只得挺剑抵挡，然而对方剑招实在太快，几招过去，我只觉手臂和大腿上一痛，竟已中了两剑。

眼见对方又是一剑迎面刺来，我拿剑的手却一时举不起来……

“糟了！”心中正在暗叫不妙，眼前突然剑光一闪，原来是姊姊代我格开了这一剑。

然而，她正在与另一名女子相斗，这时一分神，对方剑已到，我急忙将她身子往后一拉，但迟了半步，那女子的剑已划伤她的手背。姊姊吃痛，手中的剑“当啷”一声掉在地上。

倾刻之间姊姊和我便相继受伤。

可恶，我们的武功竟会和人家差了这么大一截？

对方倒也不立刻进逼，乌鲁笑道：“哼，两个小鬼有这般武功也不算太差的了，有没有什么遗言交代？”

“姊姊，”情势当真不妙，我忙撕下一块衣襟，“你的伤不打紧吧？快包乱一下伤口……”

姊姊却不伸手接过，似乎在喃喃自语地念些什么，我转身看她，只见她抓了自己手背上流出的一把血在手掌中，一边念，一边将血滴在泥土上。

我奇道：“姊姊，你做什么？”

姊姊闭着眼睛，并不理会我，乌鲁和那女的却齐声惊叫：“是召鬼术！”召鬼术？我瞧着姊姊泛出黑光的脸，倒真像在念些什么我不知道的咒语。

从没见过姊姊这个样子，一股恶心感涌上心来，正想出声，却听得敌方两人又是齐声尖叫。

我连忙转头一看，奇怪的事发生了，姊姊滴下的几滴血在地上迅速扩散开来，很快地将泥土浸出了一片触目惊心的血红色。

那片血红色泥土突然窜动起来，表面出现一道裂痕，一只黑色的小手从裂痕中伸出，扳住了地面，然后从不断扩大的裂痕里，一个浑身黝黑，睁着血红双眼的小鬼慢慢爬了出来。

见到它暴突的獠牙，我心中不舒服的感觉达到顶点，不由得倒退数步。这……这到底是什么？

姊姊这时站了起来，笑道：“轩弟别怕，你看姊姊料理这两人吧。”说着又念了几句咒语，那小鬼立刻口中呜呜作声，向乌鲁扑了过去。

乌鲁挥剑向它斩去，小鬼横臂一挡，“当”地一声，长剑竟然从中断成两截，小鬼伸掌击出，正中乌鲁腹部，动作快得几乎看不清楚。只听得一声闷响，乌鲁有如断线风筝般向后飞了出去。

那女子大叫一声，转身便要逃走。然而小鬼快得惊人，一伸手抓住她的脚踝，随即扑上，张嘴在她腿上一咬，竟然硬生生地将她的右腿咬断了。

才一眨眼的工夫，敌方两人都身受重伤倒地。

这……

乌鲁趴在地上动也不动，似乎已被小鬼一掌活生生打死，那女子则被小鬼扭住了脖子，眼见以小鬼之力，轻易便可扭断她的头。

“不要！”我再也忍不住了。

姊姊伸手一指，小鬼的动作顿时停了下来，她转向我道：“轩儿，这两人打伤香语姊姊，又伤你我二人，死有何辜？”

“我……”我自然知道眼前之人是敌，但见小鬼如此可怖，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它就这样活生生地将敌人的头给扭下来。

“嘿嘿嘿……”忽听得那断了右腿的女子冷笑几声，“竟然施展违逆天理的召鬼之术，你究竟是谁？”

“哼！”姊姊道，“我叫姬霜，他是我弟弟姬轩。”

“哦……你们姓姬？莫非是八年前叛徒姬风和姜秀的孽种？”

咦？她竟然知道爹娘的名字？

“住口！”姊姊大怒，“休得辱我爹娘！”

“哼！”女子道，“果然没错，今番虽然命丧此地，但任务也算达成了……”

一语未毕，她伸手在怀中掏摸片刻，忽然挥手向天，四只纸蝶由她的掌中飞出，在空中旋绕片刻，瞬间化成了四道白光直冲天际而去。


姊姊道：“弄什么狡狴，看我扭下你的头。”

“姊姊，别……”我再也受不了了。

“嘿嘿……”那女子干笑几声，拔出腰间匕首便在小鬼身上一阵乱刺，小鬼口中呜呜作声，手起一掌拍在女子头上。“砰”地一声闷响，那女子口鼻喷出鲜血，眼见是不活了。

“又……又何必杀她？”我转过了头不敢再看。





“唉……”姊姊叹了口气，“我本来也不打算立刻杀她，还想问问她究竟为何要对我们动手，可惜我修行不够，没办法完全操控这小鬼。”她说着口中再度喃喃念咒，小鬼随即放开那女子，走到它适才爬出来的地方，一俯身，又钻进那血红色的地里去了。紧接着泥土很快恢复成原来的颜色，地上只留下几滴姊姊的血渍。

若不是见到眼前两人惨死的样子，我几乎要怀疑自己刚才是在做梦。

“姊姊，那到底……到底是什么？”

“待会儿再告诉你，香语姊姊受伤了，咱们先把她送回小屋。”

一句话提醒了我，连忙抱了香语姊姊走进小屋。幸亏她只是暂时昏晕，包扎了伤口后并无大碍，我这才松了口气。

姊姊一边为我裹伤，一边道：“待会儿先生回来，你可千万别跟他说起刚才的事。”

我点点头：“那两人说你使的是召鬼术？那是什么法术？怎么先生没教过我？”

“这不是先生教的，”姊姊皱起眉头：“教我此术的师父要我千万别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字，万一先生知道了，我可就不知如何是好。”

嚯，原来如此，这看起来颇为邪恶的召鬼术也不像先生会使的法术。

“姊姊，我见着那小鬼便心里头发毛，你还是别学那什么召鬼术的好……”

“你懂得什么，”姊姊打断我，“这门法术的威力可强了，若非我刚才召出小鬼，现在你我两人，连同香语姊姊，还有命在吗？”

“话是没错，可是……”

“总之你记得，千万别让先生知道，要是他问起，就说那来犯的两人实在太脓包，咱们轻轻松松便收拾了……”

这个谎言实在破绽百出，若是敌人当真如此脓包，又怎伤得了香语姊姊？正想说话，突然听得身后一个威沉的声音说道：

“霜儿，什么事不敢让我知道了？”

我猛然转过身，背后站的可不是先生是谁？不知道他已站在那儿多久了。先生走到床侧，看了看香语姊姊的伤势，放心似地点了点头，接着注视了姊姊一会儿，才开口说话：

“你们的伤势不打紧吧？”

“只是皮肉伤，不碍事，”见姊姊不语，我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到，站在窗外听了好一会儿才进来的。我问你，你们刚才说的话可是真的？”先生略作停顿：“包括，召鬼术的事。”

我看了看姊姊转为铁青的脸，心知再也瞒不了，只得点点头。

先生不再说话，低头沉思了一会儿，开口道：“唉……想我徐庶隐居不出，在此躲了这么多年，就是希望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没想到还是躲不过，终究被找着了。”

他说完，便在房内踱步，似乎心事重重。好一会儿才在椅子上坐了下来，续道：“召鬼之术有违天理，乃是一门极危险的法术，霜儿，这你可知道？”

姊姊紧闭了唇并不说话，先生又道：“你自小固执，想来我若问你此术

从何学来，你也是不会说的。但你记住，召鬼术虽易于速成，但它乃是从极阴地狱召兵相助的邪术，施术之人到最后若非遭到反噬，就是自身慢慢魔化，授你此术的人，可有告诉你这些？”

姊姊仍是不说话，先生叹了口气，道：“也罢，今日总也是因为你的召鬼术，你们三人才逃过一劫，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的忠告仅止于此了。现在我要运功为香语疗伤，你们先到外头去练剑吧。”

出了门外，姊姊一语不发地往前直走。

唉……又来了。

我只得跟在她后头，一会儿到了瀑布旁，那是我们最爱的去处，尤其夏日天气炎热，练功累了，还可以在水潭里头玩水避暑。

这时一群梅花鹿正在潭边喝水，姊姊用力将地上石头往梅花鹿踢去，鹿群受惊，很快逃开了。

“哼！”她嘟起嘴，一脸的不高兴，“先生未免反应过度，只要使用得当，召鬼助阵有什么了不起的？”

姊姊和我不一样，我总觉得先生毕竟是长辈，做小辈的该听长辈的话，但姊姊却通常是嘴里答应，肚子里却一百个不愿意。每次她受了气，总会跟我发牢骚，这我倒习惯了。

“别生气了吧，先生也不是骂你，他还夸你救了我們呢。”我笑嘻嘻地说道。

“我不管，反正我现在心情不好，要打架消气，”姊姊说着在地上捡了两段约莫和剑等长的枯枝，“咱们来练剑吧。”

“呃……这……我……”这下可惨了。

“我什么？拿去，”姊姊把枯枝塞到我手里，“这两天没督促你，你定是又荒废了功课，真搞不懂你，成天看书、看书的，不怕看成书呆子吗？”

“我……”只得万般不得已地接过枯枝。

“干嘛愁眉苦脸的？摆好架势！”

虽然无奈，我也只得侧身而站，将枯枝当成长剑负在背后，左手前引捏个剑诀，这是元直先生传给我们的一套“璇玑剑法”的起手式。

姊姊捏着剑诀的左手突然张开，身子急速旋转，同时纵身一跃，很快人已到了我面前，手中枯枝亦已攻至。我不敢怠慢，出剑格开。

我俩从小一起练功拆招，对方如何攻，如何守，几乎都烂熟于胸，很快便过了三四十招。姊姊的剑法虽然比我好一些，但我若是尽力防守，也不容易被她手中枯枝打中。不过很奇怪的，当她心情不好时，剑法便会突然变好。

若只是剑法突然变好，那还无妨，重要的是，她心情不好时，好像也会忘记什么叫“点到即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在这个时候陪她练剑的缘故了。

果然，今日她又变得特别厉害，还拆不到一百招，我已被逼到了瀑布旁的一块大石头上，渐渐应付不了她越来越快的剑招。

正要出声认输，姊姊大喝一声：“着！”我只觉腿上和屁股上一痛，已被打中好几下，一时站立不住，眼前一花，整个人往后跌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水里，口鼻间骤然吸进潭水，真是呛得难受。

正在挣扎，突然看到潭壁另一侧，有个黑漆漆的像是洞口的东西。待





要凝神看个仔细，手上一紧，又被拉出了水面。

姊姊把我拉到岸上，笑道：“怎么这么快就中招啦？”

哼哼！这下你的气可消了吧？老是这样喜怒无常的，我心里不禁嘀咕。

“哎呀，生气啦？我只是一时收不住手嘛。”她这会儿笑得可灿烂了。

“算了，”我吐出刚才喝的几口水，笑道，“谁叫你是我姊姊嘛。”

“嘻，好轩弟，咱们再来练过，这次我会及时收手的。”

“等等，”我想起刚才在水底看到的洞穴，“那水潭里头好像有些儿古怪，咱们要不要下去看看？”大概描述了一下适才所见，姊姊听了，便道：“有趣得很，潜水下去看看也好。”

她说完就往下跳，我忙跟着也跃入水中，这回有了准备，自然不会喝水。跟在姊姊后面游到瀑布处，我们同时吸一口气，潜入了水中。

瀑布后面是一片山壁，水底自然也是由岩石所围成，这回看清楚了，水底岩壁上果然有一个洞穴，而且看似深不见底，我和姊姊在水底对看一眼，她向前比了比，就游入洞穴中。

这怎么成？万一洞穴太深，来不及回到水面上换气怎么办？我连忙伸手要拉，但姊姊游得快极，已进了洞里。

我只得连忙跟上，这洞穴正好容得下一人划水前进，游了一会儿，正感气息微窒时，姊姊的身形突然向上急升，与此同时眼前突现一片光亮，似乎洞穴有了出口，我连忙也游上水面，姊姊伸手拉我，我扶着洞缘攀上，竟是上了干地。

我深深吸了口气，这才仔细打量周围环境。这是一个高阔的洞穴，四周仍是坚硬的岩壁，顶端有一个小洞，阳光便是由那儿透进来的。洞内还长着大大小小几棵树，地上泥土岩石，花草俱有，俨然是一个异常隐密的小小世界。

“哇！瀑布后面居然有这么一个隐密的山洞，”我来回走了几步，叹道，“看来是个从没有人到过的地方。”

姊姊不语，在洞里来回走了一会儿，突然“咦”的一声道：“轩弟，你过来这儿看看。”

我闻言走过去，吃了一惊，在洞内一角的岩壁上，赫然密密麻麻贴着十几张符咒。旁边则刻着几个古篆大字，这古字先生曾教过，因此我倒认得：

“风后埋剑处”

那字苍劲有力，一笔一划深入岩石之中，似乎是用利器削成。这岩石质地坚硬，看来刻字之人若非拿的是稀有的神兵利器，便是功力极为深厚。

这么说来，我们不是最先进入这个洞穴的人了？可是说也奇怪，这深山已是如此隐密，更加不用说是隐藏在水底信道后的这个岩穴。洞顶那个小孔，看来也容不下一个人出入，这个地方怎么竟会有旁人来过？

那几个大字旁尚刻着几排小字，也是用古篆文刻成：

“风后刻字埋剑于此，愿有缘人见之。呜呼，即便有人到得此处，此符灌注之法力，非吾自身不能除矣，此阵注定失传，乃君上之令，亦无法可想……”

这些古篆文极是难懂，我正在努力辨读，姊姊道：“怪了，在墙上贴满这些鬼画符，做什么用的？”说着便要伸手去撕。



她手尚未触及纸符，符上朱砂突然发光，紧接着一阵强光发出，姊姊“啊”的一声轻呼，倒退了一步。

“姊姊，”我忙扶住她：“你没事吧？”

她愣了一会儿，怒道：“这是什么符？我非得撕下来不可！”语毕站稳马步，右手缓缓伸出，这回用上了劲，眼看就要撕下符纸。

就在她将碰未碰之际，又是一阵强光发出，这回姊姊整个人被震退，跌坐在地上。

她一翻身站起，看来并未受伤，但怒气更盛了：“好，我今天若不撕下你这鬼画符，就不姓姬。”

我忙劝道：“看来这符上附有法力，咱们还是别乱动的好。不如回去请先生来看看，或许他有办法。”

姊姊不依，又要伸手撕符，我忙抓住她的袖子，不料她这次用的力道更大了，我一个不留神，便被扯得重心不稳，整个人往岩壁上倒去。

挣扎间，我伸手在壁上一撑，总算没撞个正着。姊姊歉然道：“轩弟，你没事吧？”

我正要答话，突然觉得抓着了什么，定神一看，手中竟抓着两张符。

这个可就奇怪，为何我没被符咒上的法力震退？

我和姊姊面面相觑，很是费解。姊姊再一伸手，随即强光又现，震得她倒退数步。我也伸出手，却是一点阻碍也无，又扯下了数张符纸。

没几下我便将岩壁上十几张符全给扯了下来，原来符咒后头竟是一个挖空了的四方形小穴，穴中摆着一个看来年代颇为久远的木制长盒。

“真是邪门，为何你扯符就没事？”姊姊瞧瞧那个盒子，皱着眉头道。

真是天晓得，也许符纸年代久远，在我伸手扯时正好失了效力吧。

“算了，反正都扯掉了，咦？这是什么？哇！好重！”姊姊一把捧起木盒，便想打开。然而拨弄了两下竟怎样也打不开，她不耐烦起来，将盒子递给了我：“轩弟，你看看这怎么开。”

我接过木盒，感觉捧在手中极沉。心中也颇好奇，这刻字的人自称是风后，不知盒里藏了什么。上上下下打量了这盒子一番，只觉越看越奇，整个盒子的六个面平整圆滑，竟然全无接合的痕迹，更别说盒盖了。

“这个真是奇哉怪也，”我道：“完全没有可以着手打开的地方，里头若真有东西，也不知是如何放进去的？”

姊姊接过，再把摸一会儿，皱起了眉头，哼道：“我就不信打不开这玩意儿！”说着将盒子用力往墙上掷去。“砰”的一声响，盒子砸在岩壁上，终于碎裂，破成几截掉在地上，盒中滚出了一样物事。

我定神一看，却是一把长剑。那是一柄华丽异常的剑，剑柄上镶着数颗宝石，在日光照射下闪耀着七彩缤纷的光芒。

风后埋剑处，果然埋的是把剑。

我伸手握住剑柄，刚要拿起剑，却吃了一惊，只拿起几寸，剑又掉落。原来这剑竟极重，只怕有五十来斤。惭愧！刚才装在盒中之时，便已知此物极重。只是当见到是一把剑时，不知不觉也就把它当成一般的长剑了。